

糾繆與示範：論清高宗《御選唐宋文醇》對儲欣 《唐宋十大家全集錄》之取捨與古文重構^{*}

鍾志偉^{**}

（收稿日期：109年10月19日；接受刊登日期：110年2月19日）

提要

唐宋八大家是古文之典範，隨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及其賡續選本產生流弊，其價值定位也受挑戰。康熙朝儲欣《唐宋十大家全集錄》首度以十家文為選本發難，翻駁茅本，見重士林，代表清初質疑聲音。清廷如何介入與回應，關乎政策與文學走向，乃重要議題。對此，乾隆帝《御選唐宋文醇》為頗佳觀察對象，弘曆透過改良欣本，矯治選本沉痾，今人鮮少關注。本文首先探究《文醇》生成背景與弘曆之古文價值批評，標舉其綰合經義，有補世用之文學觀。其次，探討《文醇》對《全集錄》取捨與重述，彰顯弘曆選文品味，與唐宋古文之新義。此外，弘曆有意以唐宋文為器，透過推求古人心跡，楷模了良吏與忠臣形象，也坦露人主焦慮於綱紀，借此發揮穩固政統之力量。

關鍵詞：乾隆帝、御選唐宋文醇、儲欣、古文、選本

^{*} 本文為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乾隆皇帝《御選唐宋文醇》評點學研究：兼與相關古文評點選本群比較」（計畫編號：108-2410-H-110-046-）部分研究成果。又，荷承匿名審查委員惠賜寶貴建議，俾能補正闕謬，謹致最深謝意。

^{**} 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一、前言

評點與選本是中國古代重要批評傳統，推進作品經典化。然而就選來說，表面為去蕪存菁，實則反映選家主觀品味；就評來說，看似追探意義，實則選家張揚自我之工具，故評選儼然乃評選家挾作家以令讀者，深具指導文學作用。故評點與選本雖展示故去經典，也是建構新的意義，在傳播接受史中，歷經評選家一再評選，便蘊含致敬與超越、示範與爭辯等多元聲音，拓出複雜的解讀空間。歷代評選家對唐宋文之評判，即是顯例。

唐宋八大家是古文典範，定名於明人茅坤（1512-1601）《唐宋八大家文鈔》，¹序云：

嗟乎！之八君子者不敢遽謂盡得古六藝之旨，而予所批評，亦不敢自以得八君子者之深，要之大義所揭，指次點綴，或於道不相盪己。²

茅坤以八家建立了階梯唐宋，紹述先聖之文統。魏禧（1624-1681）〈八大家文鈔選序〉云：「自茅氏《文鈔》出百十年間，天下學者奉為律令。」³唐宋八家文地位至清更高，蔡方炳（1626-1709）〈八大家文選序〉云：「夫八家之文有合乎道者，有不盡合乎道者，蓋其旨主於揆時度勢，救弊補偏，以洗儒者迂疎無用之學，要其衷諸孔孟以上，推二帝三王之說，何嘗不異軌而合轍乎？」⁴傳續儒家道統，八家有功。廖燕（1644-1705）說：「予嘗疑秦、漢以後之文，可傳者當不止韓、歐數人，及編觀唐、宋遺文，無復有能勝之者。」⁵推升八家文選本閱寫風氣。⁶

唐宋八家文雖被奉若學文圭臬，亦衍流弊。吳應箕（1594-1645）〈答陳定生書〉云：

大抵古人精神不見於世者，皆評選者之過也。……彼其一序一句皆有釋評，逐段逐

¹ 為使行文簡潔，以下簡稱「茅本」或《文鈔》。

² 明·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收入清·紀昀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89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年），頁3b。

³ 清·魏禧撰，胡守仁等點校：《魏叔子文集》上冊（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卷8，頁413。

⁴ 清·蔡方炳：《八大家文選》（康熙二十年吳郡寶翰樓文雅堂刊本，清）。

⁵ 清·廖燕：〈書手錄李非庵文後〉，《二十七松堂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1995年），卷12，頁535。

⁶ 如魏禧編《八大家文鈔選》（佚）、呂留良編《晚邨先生八家古文精選》、儲欣編《唐宋八大家類選》、張伯行編《唐宋八大家文鈔》、戴名世編《唐宋八大家文選》（佚）、汪份編《唐宋八大家文分體讀本》、沈德潛編《唐宋八家文讀本》、劉大櫟編《唐宋八家文選》（佚）、高塘編《唐宋八家鈔》等，除賡續茅坤《文鈔》，也代表清人對唐宋文更加認可。

節皆為圈點，自謂得古人之精髓，開後人之法程，不知所以冤古人、誤後生者正在此。⁷

清人便常藉重編選本，翻駁茅坤，而八家文地位反更穩固。又王夫之（1619-1692）云：「有皎然《詩式》而後無詩，有《八大家文鈔》而後無文。立此法者，自謂善誘童蒙，不知引童蒙入荊棘，正在於此。」⁸譏諷只知模習八家，其實畫地自限。袁枚（1716-1797）〈書茅氏八家文選〉更云：

於古文又分為八，皆好事者之為也，不可以為定稱也。夫文莫盛於唐，僅占其二，文亦莫盛於宋，蘇占其三，鹿門當日其果取兩朝文而博觀之乎？……且所謂一家者，謂其蹊徑之各異也。三蘇之文如出一手，固不得判而為三。曾文平純，如大軒駢骨，連綴不得斷，實開南宋理學一門，又安得與半山、六一較伯仲也？⁹

八家文選本在清代方興未艾，仍有不少雜音。然而，清廷如何審視唐宋八大家？對茅本賡續熱潮有何回應？哪些古文宜垂範傳世？仍須釐清。

為探究上述提問，乾隆帝弘曆（1711-1799）《御選唐宋文醇》最宜關注。《文醇》¹⁰編纂於乾隆三年（1738），乃唯一以帝王身分評選頒行之唐宋古文選本，是清代盛世文風主導之批評實踐。梁章鉅（1775-1849）述其佳處云：

其書先以列聖御評恭列篇首，後人評跋有發明考證者，分綴篇末，品題考辨，疏通證明，無不挾摘精微，研窮窈奧，學者但熟讀此本，則其他選本及各專集俱在，可緩之列矣！¹¹

《文醇》有弘曆〈御選唐宋文醇序〉與〈凡例〉六則，恭錄康熙《古文淵鑒》部分批語與弘曆御評，亦匯錄歷代「於文有所發明」之評注，架構完備。甫之注《文醇》也說：「這部《唐宋文醇》的問世，不應視為偶然現象，它實在是明清散文運動發展到一定階段帶有

⁷ 明·吳應箕：〈答陳定生書〉，《樓山堂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第1388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卷15，頁544。

⁸ 清·王夫之：《薑齋詩話》（北京：人民文學，1961年），卷2，頁169。

⁹ 清·袁枚：〈書茅氏八家文選〉，《小倉山房詩文集》（乾隆嘉慶間刊本，清），卷30，頁18a-18b。

¹⁰ 為使行文簡潔，以下簡稱《文醇》。

¹¹ 清·梁章鉅：〈學文〉，《退菴隨筆》（臺北：廣文書局，1967年），卷19，頁4a。

必然性的產物，是明清同類選本中比較優秀的一部。」¹²稍見溢美，但弘曆審慎評選，有意正本清源，實亦掌握選本之痼疾。館臣說：

皇上幾餘典學，文參訓誥，復以搢觚之士鮮所嚮方，乃取欣所選本，芟其猥雜，補其遺漏，於是十家之菁華盡顯，而為文之桀驁悉正矣。¹³

儲欣《唐宋十大家全集錄》為康、乾以來最受歡迎選本，《文醇》¹⁴即透過改良時興選本，為唐宋古文重估價值。

《文醇》乃評點選本，本文以弘曆批選為探究。討論程序上，先梳理弘曆重編理念與批評策略，掌握其古文價值取向。次則比較欣本、《文醇》兩部選本異同，發掘弘曆之帝王品味，最後連結「御選」權力作用，討論隱藏於《文醇》之政統焦灼，發掘弘曆於唐宋文批評之豐富意蘊。

二、從評點選本視野看《文醇》編纂動因與策略

《文醇》凡 58 卷，錄 474 篇，除唐宋八家文，增錄李翱（774-836）、孫樵（生卒不詳）二家文，全書批語豐富。¹⁵近代清史學者朱彭壽（1869-1950）《安樂康平室隨筆》稱「歷代詩文選本，以乾隆三年及十五年《御選唐宋文醇》、《詩醇》最為精粹，而評點用諸色套印，尤為清朗豁目。」¹⁶據四庫館臣敘述：

聖祖仁皇帝御評者以黃色恭書篇首，皇上御評則朱書篇後，至前人評跋有所發明，及姓名事蹟有資考證者，亦各以紫色、綠色分系於末考。¹⁷

斑斕講究，堪稱殿本精品。首要辨析：古文選本如林，弘曆重新編纂目的為何？帝王視野下的唐宋古文價值為何？

¹² 馬清福主編，甫之等注：《唐宋文醇》（瀋陽：春風文藝出版社，1995 年），頁 2-3。

¹³ 清·永瑤等：《四庫全書簡明目錄》（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85 年），卷 19，頁 864。

¹⁴ 為使行文簡潔，以下簡稱「欣本」。

¹⁵ 《文醇》以批語為主，圈點以單圈「○」為主。觀其施用在標明句讀，亦簡潔提示文章關鍵。

¹⁶ 詳見朱彭壽著，何雙生整理：《安樂康平室隨筆》（北京：中華書局，1982 年），卷 2，頁 176。

¹⁷ 清·紀昀等著：《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卷 191，頁 2659。

（一）糾謬補闕：還原文本選本樣態

唐宋八家文固有翼道之功，終究文人之文，本原未徹，清張伯行重編《唐宋八大家文鈔》便稱「文雖工，而折衷於道，則有離有合，有醇有疵，而離合醇疵之故，亦遂形於文而不可掩。」¹⁸固宜刪汰繁蕪，使菁華畢出。惟因選家手眼不同，選本迭出。弘曆《文醇》亦趁時而起：

明茅坤嘗取韓、柳、歐、蘇、曾、王之文，以編《唐宋八家文鈔》，國朝儲欣增李翱、孫樵為十家。皇上以欣所去取，尚未盡協，所評論亦或未允。乃指授儒臣，定為此集。¹⁹

此處有一懸念：弘曆何不修訂經典選本《文鈔》，卻改良欣本？顧見二層用意。

首先，欣本在選本群中兼具特色與影響。儲欣〈唐宋十大家全集錄總序〉云：

嘗即（茅坤）其選與其評論以窺其所用心，大抵為經義計耳。……予欲破學者抱匱守殘之見，適當舊刻，圖新於八先生文，所錄加倍焉，……至增入習之、隱之，似屬創見，然大家豈有定數哉！²⁰

儲欣敢於突破框架，批評茅本過時，全面重新甄選，故題曰「全集錄」。因《文鈔》家弦戶誦，儲欣不敢遽然顛破，但將李翱、孫樵併列大家，已較通達，而風行士林：

儲先生欣，字同人，宜興人，少孤，率兩弟苦讀，博通經史，早歲負東南文望，年六十始領康熙庚午鄉薦，一試禮部不遇，遂杜門著書，及門多達者。選唐宋十家文，風行海內。乾隆中，《御選唐宋文醇》蓋因其本而增益之也。所著古文曰《在陸草堂集》，從子在文，字禮執，康熙丁未進士，官編修。雄文，字沅雲，康熙辛丑進士，皆以文名禮執，尤工制舉業。大文，字大雅，康熙辛丑舉會試第一，官庶吉士，精輿地形勢之學，著《存研樓文集》言方輿要隘者居多，皆同人弟子也。²¹

¹⁸ 清·張伯行選編：《唐宋八大家文鈔》（上海：上海世紀，2007年），頁2。

¹⁹ 清·紀昀等著：《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御選唐宋文醇提要》，卷190，頁2659。

²⁰ 清·儲欣：《唐宋十大家全集錄》，收入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404集（臺南：莊嚴文化，1997年），頁236-237。

²¹ 清·李元度輯：《國朝先正事略》（清同治八年循陔草堂刻本，清），卷38，頁20b。

儲欣坎懷，門下卻多顯達，周家楣（1835-1887）《豐義儲氏分支譜》序曰：「海內言文章者必推宜興儲氏。」²²《全集錄》乃成指標性讀本，影響清代廣遠。選本傳衍，向為文學論戰場域，弘曆稱「朕嘉其意，而亦未嘗不懲其失也」，顯然借勢宣導，並挾御選優勢，爭奪古文中心話語權，用意即是一併取代明代茅本與清代欣本之典範地位。

其次，弘曆依例欣本，似要扭轉《文鈔》形成之思維定勢。明清「以古文為時文」口號響亮，茅坤曾說：「吾為舉業，往往以古調行今文。」²³而《文鈔》流行，亦裨益於程墨後場，顧爾行〈八大家文鈔題辭〉云：

舅氏(茅坤)性好讀書，……其謫廣平及官陪京，皆冷曹，無所事事，則諸家之籍咸批之，無不詳且至。……邇十餘年來，表弟輩習為經生者日眾，而時有司益重以後場風諸生，則又搜唐宋諸家，凡敷陳資於舉子業者，而以充廣之……。²⁴

《文鈔》常以時文程式指畫古文，評蘇轍〈新論上〉：「特其行文於舉子業中為利轍，姑錄而存之。」²⁵明末艾南英（1583-1646）說：「制舉業之道與古文常相表裡，故學者之患，患不能以古文為時文。」²⁶時文庸濫，以古文提振，立意雖善，但茅評以上文例已失義理，清代賡續《文鈔》選本氾濫，助長風氣。乾隆朝選家華希閔（1672-1751）〈增訂八大家文鈔序〉：

今之讀八家者，拘泥格套，指摘字句，孰為眼目，孰為柱子，孰為起伏照應，操觚家不暇推明大意，先有一死法膠於心目之間。……夫八君子之學原本經術，貫串百家，見於所自述者，各有其血脈，各有其神髓。²⁷

王闓運（1833-1916）甚至認為八家之設，乃因八股文而生：「八家之名，始於八比，其所宗者韓也。其實乃起承轉合之法耳，固無足論。」²⁸因而唐宋八大家、《文鈔》或賡續選

²² 詳參儲壽平等纂修：《豐義儲氏分支譜》（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年），頁5。

²³ 明·茅坤：《茅鹿門文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第1345冊，卷32，頁23a。

²⁴ 援見付瓊：《茅坤〈唐宋八大家文抄〉與明末賡續本考錄》（杭州：浙江大學，2017年），頁49。

²⁵ 明·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156，頁1a-1b。

²⁶ 明·艾南英：〈金正希稿序〉，收入清·陳夢雷：《古今圖書集成》（臺北：鼎文書局，1977年），卷181，頁28a。

²⁷ 清·華希閔：《延緣閣集》，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四庫未收書輯刊》第9輯第17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卷6，頁653。

²⁸ 清·王闓運：〈論文體〉，收入舒蕪等編選：《近代文論選（上）》（北京：人民文學，1959年），頁331。

本，易予人利於舉業之印象。儲欣之譏茅坤，以「十大家」為範，即有意從「家數」破執，鬆綁時人對八家文與時文扭結至深之習見。〈御選唐宋文醇序〉云：

本朝儲欣謂茅坤之選，便於舉業而弊即在是，乃復增損之，附以李習之、孫可之為十大家。欲俾讀者興起於古，毋祇為發策決科之用，意良美矣。顧其識之未衷，而見之未當，則所去取與茅坤亦未始徑庭。……勅幾之暇，偶取儲欣所選十家之文，錄其言之尤雅者若干首，合而編之，以便觀覽。夫唐宋以來，名儒碩士，有序有物之嘉言，固不第十人已矣！²⁹

弘曆贊同儲欣釜底抽薪，而歎其重蹈覆轍。如儲欣評〈蔡君山墓誌銘〉：「先設層次作架，以為其人殺二吏事于後。」³⁰僅揭章法，未推明其義。故館臣說：

茅坤所錄，大抵以八比法說之。儲欣雖以便於舉業譏坤，而核其所論，亦相去不能分寸。……然論八比而沿溯古文，為八比之正脈，……此如場屋策論，以能根柢經史者為上；操文柄者，亦必以能根柢經史與否，定其甲乙。³¹

弘曆與館臣有意聯結茅本、欣本與《文醇》三者關係，建立典範選本進化發展，也暗示過去選本是不良文風之肇因。職是，弘曆須以選本為型態，澄清古文根柢經史價值，鄭重回應古文選家與投機讀者。

（二）序而達，達而有物：為治古文者建立寫作規範

古文評點作法，一是探本，闡述義理，二是析文，講究辭章。弘曆謂茅、儲逐末節而失血脈，籲以探本為宗，析文為輔。弘曆序云：

不朽有三，立言其一。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周公曰：「言有序。」孔子曰：「辭達而已矣。」無序固不可以達，欲達其辭而失其序，則其為言，奚能雲鄰波折，

²⁹ 清·清高宗：《唐宋文醇》（臺北：中華書局，1984年），總頁1。因本文將多次徵引此書，故不加註，而於正文之引文下改用括號註明卷數及頁碼。

³⁰ 清·儲欣：《唐宋十大家全集錄》，收入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405集，總頁75。

³¹ 清·紀昀等著：《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190，頁2659。

而與天地之文相似也。……文所以足言，而言固以足志，其志已荒，文將奚附？是以孔子又曰：「言有物」，夫序而達，達而有物，斯固天下之至文也已。……(總頁 1b)

說法近方苞(1668-1749)古文義法，參以〈又書〈貨殖傳〉後〉：

《春秋》之制義法，自太史公發之，而後之深於文者亦具焉。義即《易》之所謂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謂言有序也。³²

方苞借《易》規範文章作法，義見而法成，映現清代正統文風。弘曆提出序而達，達而有物三項指標為篩選標準，環環相扣，³³而最重「言有物」，乃關乎作者文心。為明古人心跡，弘曆主張應循孟子「以意逆志」推闡，如評韓愈〈送鄭尚書序〉：

昌黎寫蠻夷情狀，可謂如繪，然云：「至紛不可治，乃草薶而禽獮之，盡根株，痛斷乃止。」則讀者當以意逆志，是為得之。蓋唐德既衰，朝廷削弱，立言之體，不得不張國威耳。如元和〈聖德詩〉：「婉婉弱子，赤立僂僂，牽頭曳足，先斷腰膂。」蓋欲使藩鎮聞之，畏罪懼禍，不敢叛耳。然而蘇子由以為李斯頌秦，所不忍言，而朱子亦有「德不足則夸」之議，此亦其類也。……讀者毋悞會昌黎之意，謂控制蠻夷之術，真有盡根株痛斷之一說也。(卷 5，總頁 32a)

鄭權將赴嶺南節度使，韓愈作序贈之。「至紛不可治，乃草薶而禽獮之，盡根株，痛斷乃止」，弘曆認為寄意遙深，宣稱用「以意逆志」，可得文心。首先是洞察韓愈治民策略，節度使雖尊貴，因南州險遠，民人難治，故韓愈獻敲山鎮虎之計，弘曆引〈元和聖德詩〉互證，即有先張聲勢，威懾藩鎮謀略。弘曆非僅憑讀者將心比心，須掌握作者背景，理解其措意，避免臆斷。又如歐陽脩(1007-1072)〈與石推官第一書〉，弘曆輔以知人論世，闡發文意：

³² 清·方苞：《望溪先生文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第 1420 冊，卷 2，頁 20a。

³³ 曾守正〈複述與新塑：《四庫全書總目》「總集類」清帝御定書〈提要〉的文學思想〉則有進一步解釋：「此肌理脈絡指向了三個文學議題：一是語言與心志的關係，二是文章的實用功能，三是語言的藝術性。」將乾隆論寫作精準歸類於文學活動三種關係。詳參曾守正：〈複述與新塑：《四庫全書總目》「總集類」清帝御定書〈提要〉的文學思想〉，《書目季刊》第 42 卷第 2 期（2007 年 9 月），頁 82-83。

公操即石守道，為國子直講。為文指切當時，無所諱忌。杜衍、韓琦薦擢太子中允，直集賢院。會呂夷簡罷相，夏竦奪樞密使，章得象、晏殊、賈昌朝、范仲淹、富弼及琦同時執政，歐陽修、余靖、王素、蔡襄並為諫官，介喜曰：「此盛事也，歌頌吾職其可已乎！」作〈慶曆聖德〉詩有曰：「眾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姦之去，如距斯脫。」其言「大姦」，蓋指竦也。竦銜介甚，并欲陷富弼，令婢學介書，偽作介為弼撰廢立詔草。會介死，竦言介詐死，北走契丹，請發棺以驗。賴杜衍得免斷棺。介蓋狂士，修借八法一端，極盡忠告之誼，以消其好異自喜之心，可謂良友矣。（卷 23，總頁 144a）

弘曆認為此文非止於書法品賞，而是歐陽脩借「技」論「道」，故透過闡述石介狂士形象與得罪下場，揭文中勸戒微意。

既重「以意逆志」與「言有物」之聯繫，弘曆又提出「修辭立誠」，堅實其說。〈御製樂善堂全集序〉已云：

皇考示以明理立誠之大訓，而略得其統貫，又念修辭必本乎誠，故凡見於古文、詩辭者，咸以是為宗而不敢有貳焉。³⁴

明理立誠是弘曆所受庭訓。又嘗云「朕思學者修辭立誠，言期有物，必理為布帛菽粟之理，文為布帛菽粟之文，而後可行世垂久。」³⁵弘曆以布帛暖人、菽粟飽人為喻，視立誠是言有物之本，亦弘曆可藉語言「以意逆志」之基礎。評柳宗元（773-819）〈報袁君陳秀才進師名書〉即踐其義：

宗元論文諸篇中，唯〈答韋中立書〉最為人所膾炙，謂可與韓愈〈答李翱書〉並馳。不知此篇所言「文以行為本，在先誠其中」二語，及〈報崔黯書〉云「道之及，及乎物而已耳，斯取道之內者」二語，乃宗元自得之言，而為論文之極詣也。（卷 13，總頁 86b）

³⁴ 清·清高宗：《御製樂善堂全集定本》，收入清·紀昀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300 冊，頁 1b。

³⁵ 清·董誥等：《高宗純皇帝實錄》第 9 冊（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卷 5，頁 230-231。

由於義理是弘曆對古文之價值期待，可知文心即道心，作文亦應有補於世。

弘曆又提出「辭達」與「言有序」相輔關係，並未排斥古文修辭。關於辭達，弘曆評蘇軾（1037-1101）〈與謝民師推官書〉：

……所謂「了然於口與手者」，必其有物之言。若其言之無物，固不足論也。韓愈云：「文無難易，唯其是。」李翱推明之，凡數百言，轉不若此文三數語了徹其義，而有餘韻。（卷 39，總頁 249a）

蘇軾並非主張寫作完全自由，而是要求把握客觀事物特徵，充分地再現它。「了然於口與手者」看似對應弘曆「言有物」與「辭達」之聯繫，〈題楊維禎鐵崖樂府〉則云：

夫文章者，所以明天理，敘人倫而已，舍是二者，雖逞其才華，適足為害，不如不識字之為愈也。³⁶

弘曆之辭達，須充分表現儒家道德倫理，方苞〈答申謙居書〉論述相似，亦可相參：

若古文則本經術而依於事物之理，非中有所得不可以為偽。……韓子有言：「行之乎仁義之途，遊之乎《詩》《書》之源。」茲乃所以能約六經之旨以成文，而非前後文士所可比並也。……苟志乎古文，必先定其祈向，然後所學有以為基。匪是，則勤而無所。³⁷

其道、文內涵與次第，與弘曆實屬一致，只是弘曆用「序而達，達而有物」形成系統。弘曆亦說：

駢句固屬文體之病，然若唐之魏鄭公、陸宣公，其文亦多駢句，而辭達理詣，足為世用，則駢又奚病？（總頁 1）

³⁶ 清·清高宗：《御製文集·二集》，收入清·紀昀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301 冊，卷 18，頁 6a。

³⁷ 清·方苞：《望溪先生文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第 1420 冊，卷 6，頁 29a。

儘管對駢、散立場較通達，仍以經世內容為重。李靚指出「這種尚用又主要體現在對於政治的駕馭與國民的管理上，這既是身為帝王獨特的文學觀，又有著歷史的傳承。」³⁸《文醇》中之帝王意識及其文學期待，確實不應忽視，如評〈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謝公墓誌銘〉：

首敘世次本末，次敘立身終始。於中首敘立言，次敘立政，次敘立德。鬱乎其相章，煥乎其相輝也。（卷 32，頁 202a）

堪稱弘曆「序而達，達而有物」要求下之典範醇文。弘曆避免評文失焦，批語鮮涉筆法，反而頗有以意馭辭意味，主張作者胸中有真見，佳文自成，故又稱「醇而可為世法者，佳文豈在聲調格律之工哉！」（卷 47，頁 302a）古文似無法授受，實是反求諸己，誠在，理在，文法便在，不啻為一文訣。可稍補充是乾隆元年（1736），方苞受詔編修《欽定四書文》，評李光第〈詩云穆穆文王〉二節云：「按脈切理，若無意為文，而巧法具備，是之謂言有序。」³⁹與弘曆評文可謂通同，顯然《文醇》與桐城派共同推進清代醇雅文風。

（三）縮合六經，有裨世務：弘曆衡文之重要策略

雍正嗣位，召蔡世遠侍皇子講讀，「凡進講四書、五經及宋五子之書，必進而引之身心發言處事所宜設誠而致行者，觀諸史及歷代文士所述作，則於興亡治亂、君子小人消長、心跡異同，反復陳列，三致意焉。」⁴⁰可知早年弘曆服膺經史、追求實學、修辭立誠，其來有自。館臣評述《文醇》：

得我皇上表章古學，示所折衷，乙覽之餘，親為甄擇，其上者足以明理載道，經世致用；其次者亦有關法戒，不為空言。其上者矩矱六籍，其次者波瀾意度，亦出入於周秦、兩漢諸家。⁴¹

³⁸ 李靚：《乾隆文學思想研究——以醇雅觀為中心》（北京：中央民族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博士論文，2013 年），頁 135。

³⁹ 清·方苞：《欽定四書文》，收入清·紀昀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451 冊，卷 1，頁 22a。

⁴⁰ 清·李元度輯：〈蔡文勤公世遠〉，《國朝先正事略》，卷 14，頁 39b。

⁴¹ 清·紀昀等著：《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 190，頁 2659。

館臣為弘曆清楚標舉古文信念。弘曆視蘇軾〈代張方平諫用兵書〉為宋文之首，即為典型反映：

有宋三百年，第一篇文字。其云：「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知者，凱旋奏捷，拜表稱賀，赫然耳目之觀耳；至於遠方之民，肝腦塗於白刃，筋骨絕於饋餉，流離破產，鬻賣男女，薰眼折臂，自經之狀，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婦之哭聲，陛下必不得而聞也。……」此百餘言直可上配六經，特再錄之於文後，以為警心怵目之觀。（卷 46，總頁 298a）

文旨在諫用兵。常人多言兵敗之利害，但蘇軾妙借得勝來述其失。蓋人主只聞軍歌奏凱，不知殘民至深。此文能列宋代醇文之首，正在於根柢經訓，可以警世。所以，弘曆評文興趣，非在錘鍊辭章，而是推明大意，因而常引經據典，反而詳訓累幅，在古文選本中別樹一幟。⁴²以下就弘曆援《詩》、《書》、《易》詮文作法，舉證如下：

1. 《詩》用例

弘曆評李翱〈陸欽州述〉：

雨者，苗之膏。賢者，國之寶。二者相須為用，相得益彰也。《易》云：「雲行雨施，品物流行。」《詩》云：「芄芄黍苗，陰雨膏之。」《書》云：「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君子在位，道濟天下，仁施惠洽，猶植物之蒙澤而群慶有秋也。（卷 19，總頁 121a）

弘曆引《詩·黍苗》首章二句極高明，眾徒南行，惟賢臣召伯能慰民，若黍苗得時雨滋潤，妙能貼合李翱為陸倕（748-802）立傳之形象。

弘曆評歐陽脩〈本論上〉：

⁴² 孫琴安指出「評點」特徵與不足：一、重直覺感受；二、短小精悍，生動活潑；三、鑑賞性較多；四、瑣碎。見孫琴安：《中國評點文學史》（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1999年），頁9-10。弘曆雖僅施文末評，但行文宏闊，如評韓愈〈爭臣論〉逾1300字；評柳宗元〈宋清傳〉逾1500字；評李翱〈復性書〉逾900字；評孫樵〈書田將軍邊事〉逾800字；評歐陽脩〈論刪去九經正義中識緯劄子〉逾1000字；評蘇洵〈權書·孫武〉逾1200字；評蘇軾〈宋襄公論〉逾1100字；評蘇轍〈制置三司條例司論事〉逾800字；評曾鞏〈書魏鄭公傳〉逾1000字；評王安石〈原過〉逾400字，篇幅或勝選文，其評選熱情與樣態，乃選本罕見現象。

此文切中宋仁宗時政事之失。……蓋國無人焉，孰與為理？此〈雅〉詩所以頌美人君，必以賢才眾多為辭。蓋國家之福，天地之祥，誠莫大乎此也。（卷 25，總頁 159b）

弘曆以二雅政治詩為詮解，肯定所述急務五事：立制而任人、均財而節兵，立法以制財，任賢以守法，尊名以厲賢，又主張財與兵屬於制度，故應歸本尚名厲賢，乃據《詩》義，肯定其政治眼光。

2. 《書》用例

弘曆評歐陽脩〈論刪去九經正義中讖緯劄子〉：

歐陽修疏請削除，見亦偉矣。惜尤未曾抉其底裏，痛掃溉之，以解後世惑也。……《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民心之所歸，是乃天之符命耳。……陋儒不察，遂使讖緯之文述之學校，被之閭閻，雖婦人小子亦同然一辭，其所以為人心之害者，豈細故哉！（卷 29，總頁 185a-185b）

太宗詔儒議定九經《正義》，若不本之，即視異端。歐陽脩認為《正義》徵引汨濫不精，又雜錄災異，若士人節行未篤，不免為怪異迷惑，故讖緯宜刪。弘曆據《書》肯定歐文，遵民意即遵天意。

弘曆評蘇軾〈議學校貢舉狀〉：

軾議非謂經義不如詩賦，蓋謂詩賦行之已久，不必改用經義，以得入之道，全不在此耳。……敷奏明試，捷記侯明，《書》言之矣。然共工、驩兒之屬，又何自來？獨非堯舜所取之士耶？聖人亦只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而已，教之不厭其詳，而取之不嫌其廣，誠學校明而風俗厚，則成人有德，小子有造，人才自必輩出，不在貢舉之改法也。軾議實為至允。（卷 45，總頁 284b-285a）

蘇軾認為取士用詩賦或策論，皆捨本逐末。弘曆肯定蘇軾引《書》之〈堯典〉、〈舜典〉、〈益稷〉之見識，也對其以教育為取才之本，表達贊同。

3. 《易》用例

弘曆評韓愈〈雜說二〉：

言知憂知懼若此者，即是「天扶與之」也。猶恐未明，故又申之曰：「視履考祥，善醫善計者為之。」夫「憂其所可恃，懼其所可矜」，固「視履考祥」之實際矣。韓子可謂明於《易》而達於治天下之要者歟！（卷1，總頁3a）

〈雜說〉四篇皆托物喻志，韓愈以醫病喻治國，引《易》「視履考祥」，應隨時敏察徵兆，擅醫者然，擅謀國者亦然，關鍵在綱紀。據此，弘曆肯定韓愈有通經治世之卓才。

弘曆評歐陽脩〈送王陶序〉：

王陶為御史，力攻富弼，其人正子貢所惡，以不孫為勇，以訐為直者歟？修於其筮仕時，為述《大易》剛德之善以戒之。蓋蚤有以識其心也，其言君子之用剛也，有漸而不失其時，又不獨任，必以正、以禮、以說、以和而濟之。誠有得夫天德不為首之旨，先聖之微言大義，具於此矣。雖然若王陶者，何足以語此黨小人害君子？正是陰柔非剛也，所為惡積而不可掩者也。若夫壯趾、壯頰，猶君子也。公私、善惡之不同，由其發心之始已，如秦越焉。若王陶者，擬之於《易》，其為「羸豕孚蹢躅」乎！（卷25，總頁156a）

弘曆認定歐陽脩意在言外，旨在微刺王陶（1020—1080）。王陶性剛烈，譏切時政，待人亦苛。將仕，歐陽脩以〈大壯卦〉贈別警之。但弘曆揭王陶攻訐富弼之罪，黨小人、害君子，並非過於剛烈，而是陰險，另用〈姤卦〉形容低劣品格。

弘曆反對文章虛妄，故《文醇》常以經解文，推闡選文之合理性（義理）、合法性（法度），證明古文矩矱經義，有益世務，亦藉此衡文得失，說服讀者。尤用三經為柄，嘗云：「予自六齡入學堂，讀《易》《書》《詩》三經所為：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二典三謨為王道始，正變風雅不知無以言。」⁴³可知弘曆篤信精通三經，得察古代治化由來與得失，此又受蒙學影響，知有益治道。又據〈樂善堂全集序〉云：

朕少讀《尚書》，見二帝三王以及繼世之哲后，君臣咨儆，惟是身心性命之本原。其敷政命官，亦惟根柢道德，而不規規於事為之末。及考《詩》《易》四子之言，凡論政者皆與《書》所稱同，其指歸互為表裏。其後博涉諸史，則雖明盛之世，所

⁴³ 清·清高宗御製，清·于敏中等奉敕編：《御製文集·三集》，收入清·紀昀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01冊，卷9，頁12a。

殫心竭慮者，大概詳於事功而略於本原。⁴⁴

弘曆評判古文，常以三經互為表裏，而以論政為內核，實亦隱含帝王教育之影響。

三、弘曆《文醇》對儲欣《全集錄》之取捨與重述

序文向為《文醇》討論核心，其評、選常遭忽視，不能深入。下文考察《文醇》取捨欣本現象，突出弘曆古文品味。

（一）披沙揀金：酌取儲欣評語，補充文理

《文醇》沿引欣本者：韓愈〈釋言〉、〈張中丞傳後敘〉；柳宗元〈梓人傳〉、〈游黃溪記〉、〈柳州山水近治可遊者記〉、〈永州龍興寺東丘記〉、〈箕子碑〉；孫樵〈與高錫望書〉；歐陽脩〈論史館日曆狀〉、〈瀧岡阡表〉、〈故霸州文安縣主簿蘇君墓誌銘〉；蘇軾〈與謝民師推官書〉、〈詩論〉、〈宋襄公論〉、〈論周東遷〉、〈喜雨亭記〉；蘇轍〈臣事策第一道〉；曾鞏〈列女傳目錄序〉、〈送江任序〉；王安石〈原過〉、〈與趙 書〉、〈詩義序〉。文例不多，接受欣本程度確實極低。

但欣本亦有可采。弘曆評蘇軾〈詩論〉即匯入儲欣評語：

分別比、興，千古定論。若夫雖鳩摯而有別，謂是比而非興，猶是沿習詁訓而未思也，關雎只是興，聞其關關和鳴，見其在河之洲，因以起興云爾。其謂「摯而有別」，正軾所謂刻求之過。……。（卷 41，總頁 260a）

詩大序言明《詩》有六義，但漢唐經學家解詩有誤。自《毛傳》有意獨標「興」體為《詩》之表現手法，比、興因而相連含混。鄭玄《毛詩箋》繼承《毛傳》，另以「興者喻」代指《詩》譬喻手法，即以「比」釋「興」，卻稀釋「比」之解詩傳統。至唐孔穎達《正義》出，仍以補充毛、鄭為主，故云：「《傳》言『興也』，《箋》言『興者喻』，言《傳》所興

⁴⁴ 清·清高宗：《御製文集·初集》，收入清·紀昀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301 冊，卷 9，頁 14b。

者欲以喻此事也。『興』、『喻』名異而實同。」⁴⁵比、興長久失辨。儲欣稱許蘇軾〈詩論〉突破前儒框架，鑑別比、興二體，弘曆亦云「分別比、興，千古定論，……得明眼人拈出，然後大義具而詩教明，其有功經籍如此。」（卷 41，總頁 260a），既明六義之說，也前承儲欣觀點。

弘曆評〈瀧岡阡表〉亦匯入儲欣評語：

千百年墓表中有數文字，豈惟《居士集》之冠。予師觀我先生令永豐，貽予〈瀧岡阡表〉石刻本，旁有龍爪迹二焉，指數歷然。土人云：公始磨刻此碑於家，舟載以行，無何大風雨，舟覆，稍定，使人汨水求碑不可得。越一日，碑已在瀧岡阡矣，完善無毫髮損，增二爪迹而已。父老相傳，龍王欲讀公文，遣其屬攫致之，其說頗誕。然文章能事至於如此，於以動神明而感怪物，亦理之或然者歟！（卷 31，總頁 200b）

儲欣許為墓表之首，附龍王覽表傳說，雖事涉荒誕，而《文醇》全錄。朱熹以〈祭十二郎文〉比美，弘曆卻認為〈瀧岡阡表〉更勝一籌，乃云：

然以兩文較之，其情致悱惻，能達所不能達之隱，所謂喜往復善自道者，則果相伯仲。若夫垂諸萬世，使酷吏讀之，亦不覺泫然流涕者，歐作固專其美，而韓遜不如矣。子曰：「苟有車必見其軾，苟有衣必見其敝。」蓋言有其實，斯有其文也。愈固不得無之而空言之，歐之勝者實也。如此文者，所當自朝廷至於里巷，莫不謳吟諷誦者歟！夫是之謂羽翼六經。（卷 31，總頁 200b）

就文體而言，韓愈採用「祭文」，與亡者說話，雖回憶與十二郎患難離散，但後半多想像傷感，主以抒情；歐陽脩四歲喪父，卻採用「墓表」，巧妙穿插其母鄭氏敘事，以虛襯實，事蹟可彰。儘管韓、歐二文情韻相當，但韓文止於個人家事，歐文敘事及於仁厚，有益於治道，形成兩人分野。儲欣用意無非讚許〈瀧岡阡表〉敘事具有感動天地、驚泣鬼神之文學魅力，可與弘曆「言有其實」、「歐之勝者實也」、「羽翼六經」評語呼應。

儲欣提示文訣，弘曆偶表贊同，如選〈梓人傳〉即錄儲欣批語：

⁴⁵ 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唐·陸德明音義：《毛詩注疏》，收入清·紀昀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69 冊，卷 1，頁 51a。

分明一篇大臣論。借梓人以發其端，由賓入主，非觸而長之之謂也。王弼洲乃云：「形容梓人處已妙，只一語結束可也，喋喋不已，複而易厭。」如弼洲言，是認煞公為梓人立傳，而觸類相臣失厥指矣。（卷 11，頁 74a）

儲欣能揭柳文之小題大作，亦匡正王世貞（1526-1590）之誤讀，符合弘曆古文醇雅要求。儲欣評語側重議論處亦獲弘曆青睞，如評〈與高錫望書〉「史法略具於此。當與劉子元《史通》諸議論參看。」（卷 21，頁 133a）涉古文家之史筆。評〈與趙禹書〉「絕似漢人指揮機宜文字。」（卷 58，頁 376a）指有漢人言兵事之文勢。據此可察儲欣評語在弘曆心中之得失。

（二）帝王品味：修正儲欣手眼，另闢古文詮解理路

1. 修正儲欣評文

弘曆修正儲欣評語有三例，不多，而議論成文，立場可見。

（1）柳宗元〈箕子碑〉

柳宗元為箕子廟撰碑，儲欣曰：「末段亦書生揣測之談。當日不顧行遯，何暇計及？文亦方板，未入作家。」⁴⁶柳文意在頌美箕子符合大人之道：「正蒙難」、「法授聖」、「化及民」，末幅認定箕子佯狂隱忍，待時而起，以王道教化人民。儲欣稱不合人情，辭采平庸。弘曆批駁：

儲欣謂：「末段乃書生事後揣測之談，（以下略）」今按《易》明夷六五曰：「箕子之明夷，利貞。」孔子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然則比干死，微子、微仲、膠鬲歸周，若無箕子，明不既息矣乎？宗元末段之意，實本諸孔子也。碩果不食，松栢後凋，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誠聖賢與天地同心之處。觀夫東漢之末，賢士大夫淪胥以亡，於是郭泰有殄瘁之傷，卓操無顧忌之意。宗元之論，夫又曷可議哉！（卷 17，總頁 109a）

賢士因紂王淪亡，故箕子行不苟合，韜晦隱跡是適切的，弘曆據《易》之明夷卦，稽之以

⁴⁶ 清·儲欣：《唐宋十大家全集錄·河東先生全集錄》，收入存目叢著編纂委員會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 404 集，卷 1，總頁 529。

東漢末世名士郭有道，標榜人性有高尚一面。肯定柳文發明孔子經旨，也暗諷儲欣思想平庸淺俗。

(2) 蘇軾〈宋襄公論〉

此文案由是魯僖公二十二年（前 638），宋、楚交戰於泓，《春秋》載「宋公及楚人戰於泓，宋師敗績。」蘇軾認為孔子書戰，法嚴而盡，究其因，指出宋襄公（？-前 637）絕非獨行仁義而不終，乃不仁之資盜仁者之名，與王莽以文欺世同流。茅坤說「千古只眼之論，自正當。」⁴⁷儲欣卻說：

宋襄舉動煩擾，雖得天下，不能一朝居也，的與王莽一轍。然吾謂五霸列宋襄，此相傳之謬說，其實非也。五霸若并前世言之，周止有二焉，齊桓、晉文而已，若據《孟子》書專指春秋，亦二百四十年間自有五霸，與襄無與也。……然則所謂五霸者，齊桓、晉文也、秦穆、楚莊也、晉悼也，宋襄何有哉？坡公謂「其盜仁者之名」，吾謂其并盜伯者之名，而不可以不辨矣。⁴⁸

蘇軾只辨宋襄欺仁，不足為霸，儲欣認同蘇軾喻以王莽，但稱五霸不含宋襄，更坐實欺世盜名。弘曆正之：

欣意謂軾只辨宋襄不足為霸，而不知五霸中實無宋襄也。……趙歧注《孟子》用杜預後說。《荀子》稱五霸謂齊桓、晉文、楚莊、吳闔閭、越勾踐。顏師古注《漢書》則謂齊桓、宋襄、晉文、秦穆、吳夫差。歷代諸說，本自不同。……「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國，天子之國也、民，天子之民也。……逢王室之不造，天子僅亦守府，乃如其意而與之，以長諸侯，是不臣之漸也，非君臣之義也。……乃挾天子以令諸侯，自稱為霸，則腐儒猶津津稱道之，何異「朝四而暮三，眾狙皆喜」乎？然則霸之為名，即非懿稱，宋襄之不足為霸固矣。而欣謂其并盜霸者之名，猶以此為美名，而有所吝惜，則亦猶有蓬之心也。……軾述古語謂「圖王不成，其弊猶足以霸」，此語雖出自古，尤不可以訓。王、霸殊途，猶東西南北之異轍，安得圖王不成而能霸？……非天子也，非有天下也，則又何得圖王？……夫王、霸之辨不明，則君臣之義不著，其為世道人心害，非細故也。（卷 41，總

⁴⁷ 明·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收入清·紀昀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383 冊，卷 41，頁 14。

⁴⁸ 清·儲欣：《唐宋十大家全集錄·東坡居士全集錄》，收入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 405 集，卷 1，總頁 345。

頁 262b-263a)

弘曆似無心顧及作者，嚴詞攻訐儲欣謬說。先引諸說，證五霸為歷代聚訟，再引《詩》「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展開，一併匡正蘇軾「圖王不成，其弊猶足以霸」短見。「霸」非美稱，故五霸是否有宋襄，毫無意義。弔詭的是弘曆既不認同蘇、儲所建構之宋襄公形象，又不滿其王、霸見解，非屬醇文，有出例之嫌。極可能顧忌欣本影響力，故弘曆以「天子」身分批評，儼然新寫一篇「王霸論」，其云「非天子也，非有天下也，則又何得圖王？」即以大一統熄五霸舊說，體現《文醇》中所隱含的政統思維。

(3) 蘇軾〈喜雨亭記〉

嘉祐六年（1061）蘇軾赴任鳳翔判官。因久旱逢雨，適亭建成，故命名「喜雨」。儲欣評：

淺製耳，然數百家弦戶誦，文字不可不存。⁴⁹

儲欣指摘文章粗陋、膚見，引弘曆反駁：

《記》曰：「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歸諸天子；卿大夫有善，薦於諸侯；士庶人有善，本諸父母，存諸長老。」……夫士庶人有善曰：「惟我父母、師長之教訓，子弟之道當爾矣。」然為其父母、師長者，本所不有而受此空言無實之名，亦胡為者？況天子之於諸侯，諸侯之於卿大夫，又非父母、師長之比，而欲其下之有美必歸於上，抑已隘矣。……人人皆欲善之出於己，而聖人又日以善望人，而善之名遂為人類所必爭。雖君臣之嚴分，父子之至親，亦且心相競焉而不顧。豈非蘄善而大不善乎？莊子曰：「為之仁義以矯之，則并其仁義而竊之者也。」聖人立教，盡絕其有我之私，而習之於忠孝之路，士庶人有善則歸諸父母、師長，而已無與；諸侯卿大夫有善則歸諸君上，而已無與，不使絲毫有所係累，以啟其殉名喪實之漸，而惟日孜孜，惟善之從，豈非下學而上達歟？……天固妙萬物而不有者也。軾故曰：「造物不自以為功，歸之太空也。」雖然妙萬物而不有萬物，是以大有，人人不自有其善，天下於是大善，而豈區區焉，斤斤焉，飾貌矜情，以諧媚君父、矯誣上天

⁴⁹ 清·儲欣：《唐宋十大家全集錄·東坡先生全集錄》，收入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405集，卷5，總頁424。

云爾哉！軾斯〈記〉也，幾於道矣。而茅坤謂之滑稽，儲欣謂之淺製，洵乎高言不入於眾人之心也。(卷 44，總頁 280b)

弘曆首舉《禮記·祭義》證蘇軾取義所在，進而指稱一味稱善，恐墮入爭名機巧，詭辯人性，故關鍵在無私心，李扶九評得好：「如使初無憂戚於民之意，第以既雨而優游以樂此亭，則其所喜者亦不過貪天之喜以為喜，而亭之名奚取焉？」⁵⁰蘇軾先以民之憂為憂，而歸功於太守、天子、造物、天空，與弘曆「聖人立教，盡絕其有我之私」合轍，實踐下學而上達之倫理。蘇軾就亭字論功，題小語大，茅坤稱滑稽，儲欣譏淺製，皆止於寫作手法，確較淺略。

2. 新增欣本遺文

《文醇》以欣本為選材底本，計篇如下：

	韓愈	柳宗元	李翱	孫樵	歐陽脩	蘇洵	蘇軾	蘇轍	曾鞏	王安石	總計
《全集錄》	272	256	65	35	162	81	209	80	48	115	1323
比例	20%	19%	5%	3%	12%	6%	16%	6%	4%	9%	100%
《文醇》	99	87	12	10	81	27	85	23	32	18	474
比例	21%	18%	2%	2%	17%	6%	18%	5%	7%	4%	100%

諸家選篇消長，《文醇》大抵類似欣本，且以韓、柳、歐、蘇軾為重，李、王萎縮。但欣本中李文超過曾文，而《文醇》「唐宋八大家」篇數均優於李、孫，就突破八家藩籬美意，《文醇》反顯失色。

據《文醇·凡例》：

是編始雖取材於儲欣選本，復有欣本所遺而不可不採者，亦並錄入，通計十之二。

(總頁 1)

⁵⁰ 清·李云程編，蒙木點校：《古文筆法百篇》(北京：北京出版社，2018 年)，頁 39。

檢視儲欣遺珠，約佔《文醇》選文二成：

韓文	愛直贈李君房別、《順宗實錄》（紀張萬福、陸贄、陽城）
柳文	辯侵伐論、四維論、國子司業陽城遺愛碣、吊荑弘文、伊尹五就桀贊有序、鞭賈、謗譽、諸使兼御史中丞壁記、四門助教廳壁記、答元饒州論春秋書、報崔黯秀才書、與太學諸生喜詣闕留陽城司業書
歐文	紅鸚鵡賦并序、藏珠於淵賦、明用、問進士策、黃夢升墓誌銘、偃虹隄記、伐樹記、帝王世次圖序、韻總序、送王聖紀赴扶風主簿序、送王陶序、準詔言事上書、與尹師魯第一書、桑懌傳、書梅聖俞稿後、論乞令百官議事劄子、論澧州瑞木乞不宣示外廷劄子、請駕不幸溫成廟劄子、論刪去《九經正義》中讖緯劄子、論茶法奏狀
蘇軾文	灝灝堆賦并序、黠鼠賦、周公論、江子靜字序、鳧繹先生詩集序、超然臺記、寶繪堂記、眉山遠景樓記、眾妙堂記、中和勝相院記、李氏山房藏書記、宸奎閣碑、富鄭公神道碑、上皇帝書、述災沴論賞罰及修河事繳進歐陽脩議狀劄子、乞郡劄子、論邊將隱匿敗亡憲司體量不實劄子、乞免五穀力勝稅錢劄子、奏浙西災傷第一狀、論綱梢欠折利害狀、朝辭赴定州論事狀、上執政乞度牒賑濟因修廨宇書、答虔倅俞括奉議書、問養生、叔孫通不能致二生、狄山論匈奴和親、張九齡不肯用張守珪牛仙客、和歸去來兮辭
曾文	送李材叔知柳州序、序盜、熙寧轉對疏、南軒記、思政堂記、宜黃縣學記、筠州學記、徐孺子祠堂記、書魏鄭公傳
王文	遊褒禪山記

這批遺文主要特點為何？舉要追探如下。

(1) 盡性知命

六經之教在窮理盡性，弘曆常借評文抉發其義，如評蘇洵〈木假山記〉：

或貴、或賤、或壽、或夭、或遇、或不遇，皆偶然也。然而既貴、既賤、既壽、既夭、既遇、既不遇，是亦大不偶然也。君子曰：是偶然者也，所性不存焉。故處膏而不以一毫挫於人，處豐而不以一毫加於人也。亦曰：是大不偶然者也，盡性之道在是焉。故窮則獨善其身，風雨如晦，雞鳴不已也；達則兼善天下，一夫不獲時，予之辜也。（卷 36，頁 235a）

人先天稟受不同，故明理是發揮本性良能，各顯價值，並引《孟子》北宮黝遭遇磨礪而不动心，反求「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文末弘曆引《書》自戒，表達求賢愛士，以及對盡性之看重。弘曆增選〈紅鸚鵡賦并序〉，評云：

修之意，謂物必見用於人，斯為盡其物之性。解角不舍，正是貴於凡牛處。莊子犧牛之喻，未盡物理，但物之為物，非有求於人之用也。轉有似乎君子之實至，而名自歸焉者。若夫滴淳雜偽，自炫自媒，以希世用，則曾物之不如，其何以為萬物之靈乎！（卷 22，頁 135b）

歐陽脩初仕，借鳥諷人間機巧，弘曆發揮其義，指出君子應窮理盡性，貴能守樸。還有〈伐樹記〉，歐陽脩因衙門環境美化工程而有所慨，借園中樗、杏遭遇，詮解莊子所提生存難題。〈山木〉舉一故事，木以不材終年，人常據以闡揚莊周「不材者無用故生」，卻未兼及故事中雁因不材而死之矛盾。莊周實有回應，提出「將處乎材與不材之間」的彈性擺盪，卻也承認「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故云「弟子志之，其唯道德之鄉乎！」⁵¹不執於一，便處世自在。〈伐樹記〉採主客問答，借客答云「凡物幸之與不幸，視其處之而已。」（卷 26，總頁 166b）歐文仿〈山木〉而出新，用與不用須考量當時處境。莊、歐二家著眼不同，突顯生存因素複雜。弘曆以帝王視角，拓開視野：

君子所欲全者，性之云爾，豈曰身之云哉！性全則身亦全，忠烈之士，隕身溝壑，然而全受全歸也。……抑又聞之《中庸》曰：「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人之性，敬敷五典，俾彝倫攸敘，斯盡矣。……物之生也，所以為民用耳。……若夫杏之實儲之以供宗廟賓客之禮，樗之薪析之而為吉罍饋饌之需，質之賤而用之貴，不以供縱欲而暴殄，則樗與杏之性益盡也。若夫鬱結輪囷於山巔澗澁之間，猿狖之所號，狸狌之所居，以此為不夭斧斤，抑知此正所以為夭哉！（卷 26，總頁 166b）

弘曆在歐陽脩跳脫遁世迴圈之見解上，重新詮釋《中庸》「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先區別外在形體與內在質性，再以物盡其用為解，世間即無棄用，故首要認清自我。而「忠烈之士，隕身溝壑，然而全受全歸也」，也提醒士人盡本分，成仁取義。弘曆完全從吏治

⁵¹ 清·王先謙：《莊子集解·外篇·山木》（臺北：世界書局，1972年），卷5，頁122。

視角聯結「盡性知命」與「彝倫攸敘」，與《莊子》之全生大相徑庭，也異於歐陽脩「凡物幸之與不幸，視其處之而已」之個人處世。

同理，弘曆又借曾鞏〈送李材叔知柳州序〉，提醒離鄉出仕者，應知命而盡性：

生於斯土，官於斯土，皆命也，皆莫之致而至者也。生於柳者，背井離鄉，則其思柳無異乎他方之人也。官於柳者則咸不欲久居，何哉？生於柳者，於其宗族親戚之事，斷無有以為不足為而傾搖懈弛者也。官於柳者，其人民土田，猶夫我之宗族親戚而責加重焉，乃傾搖懈弛以為不足為，何哉？人之情滯於既往，逆夫方來，而於現在所居之位，職所當為之事，則未有能盡心焉者也，此之謂情識顛倒。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卷 55，總頁 355a）

曾鞏勉友盡心治柳，並斥責官吏不願久居僻地，致使傾搖解弛。弘曆仍從「治理」角度，疏通儒家性命觀念與曾鞏用意，啟迪吏道，賦予古文新義，呼籲官員認清身分與本分，繳出政績，才是自我實現。

(2) 存古文家之史筆

弘曆是歷代參與修史最多之帝王，史學熱情極高。曾云：

史者，輔經以垂訓者也。……夫史以示勸懲，昭法戒。上下數千年治亂安危之故，忠賢奸佞之實，是非得失，具可考見，居今而知古，鑒往以察來。⁵²

史能翼道輔經，故弘曆也關注古文家之史傳，評〈贈職方員外郎蘇君墓誌銘〉：「鞏金石文字簡，貴得史法如是，則其他語重詞複，人所病為多者，蓋亦必有義矣。」（卷 57，總頁 373a）即籲讀者應從史家筆削，訓解曾鞏史傳文字。又評〈圻者王承福傳〉：「史有二：記事、記言。……〈王承福傳〉記言也。其言，有足警鄙夫之事君，明天之不假易，而民生之不可以媮，則不可以無傳也，然而國史之所不得載，則義得私立傳也。」（卷 2，頁 14a）又以此文為例，認為古文家集部私傳亦遵義法，讀者可察治亂興衰，為國史補闕。

弘曆選《順宗實錄》，選本罕見。評云：

⁵² 清·清高宗：〈重刻二十一史序〉，《御製文集·初集》，收入清·紀昀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301 冊，卷 11，頁 3b。

天生昌黎，而所為欲作唐之一經者，有志而未逮也。即《順宗實錄》一書，亦有後人竄易處，良可惜也，今錄書中三傳，以存韓氏之史云。（卷7，總頁44b）

韓愈曾自勉「作唐之一經，垂之於無窮，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⁵³晚年奉撰《順宗實錄》，弘曆選錄，有為韓愈殘存史筆備存用意。弘曆雖未褒貶《順宗實錄》，卻據其史，評〈爭臣論〉：

按歐陽修曰：「退之譏陽城不能極諫，城卒以諫顯。人皆謂城之不諫，蓋有待而然，退之不識而妄譏。修獨以為不然，……」修之為此言，以警當時突梯脂韋，自托於陽城，待事後諫之徒也。迨順宗初年，城已死，愈為〈實錄〉，其中特立傳者三人：陸贄、陽城、張萬福，詳書其諫德宗事。是愈於其時，已曉然有以知城之心，後人又何必伸愈而絀城哉！……《記》有之：「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是故，泥迹而求，未有不失。……是唯孔子之聖乃能知微知彰，而不爽累黍耳。退之之不敢以孔子自任，而不為史也；亦猶陽城之不敢以伊周自任，而不妄諫也，可輕議之哉！（卷2，總頁11a-12a）

弘曆重視陽城諫官事蹟，新增柳之〈與太學諸生喜詣闕留陽城司業書〉、〈國子司業陽城遺愛碣〉，藉文感佩陽城人品。韓愈對陽城態度較曖昧，〈爭臣論〉雖責陽城不問政事，但弘曆為韓愈平反，因陽城在《順宗實錄》評價高，蓋棺論定，故韓愈應是一時之謗，終與柳宗元立場相近，而弘曆賴《順宗實錄》追探陽城心跡，無疑肯定韓愈史筆。

茅坤譏歐陽脩〈桑懌傳〉：「摹擬史遷。惜也，懌之行事，僅捕盜耳，假令傳《史記》所載名賢，豈止於此耶？」⁵⁴不解歐陽脩僅剪裁桑懌捕盜作為，似失史遷遺風。影響所及，文亦歷代少選。弘曆卻肯定其文，「修之史，列在學官矣。顧皆大卷積帙，讀者須累月經年，錄此稗傳，以見其史筆之大略，所謂嘗鼎一臠。」（卷22，總頁138b）弘曆認為〈桑懌傳〉仍展示歐陽脩史筆。又引其自記「余固喜傳人事，尤愛司馬遷善傳，而其所書皆偉烈奇節士，喜讀之，欲學其作，而怪今人如遷所書者何少也」一段，（卷22，總頁138b）肯認歐陽脩自剖史筆用心，選家亦已毋須贅言。

⁵³ 唐·韓愈：〈答崔立之書〉，清·馬其昶校注：《韓昌黎文集校注》（土城：頂淵文化，2005年），卷3，頁96。

⁵⁴ 明·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收入清·紀昀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83冊，卷47，總頁526。

(3) 治世經國

弘曆關懷國計民生，如蘇軾〈奏浙西災傷第一狀〉乃必選之文：

朱子嘗曰：「救荒之術，在備之末荒之前，若至已荒，更有何策？」至哉言也。後世司牧斯民者，哀鴻遍野，尚欲壅於上聞，能如軾之未雨綢繆，慚怛忠愛，為民請命乎？（卷 47，總頁 301b-302a）

救災最佳方法是防災。蘇軾預見暴雨致來年饑荒，獻計平糴，並要求轉運司調降上供定額，以免兩司爭糴。否則轉運司須具實聞奏，承擔責任。文末並貼黃密奏，不自謀，仁心可昭。評蘇軾〈答虔倅俞括奉議書〉：

士君子讀書學古，發為文章，下以此應上之求，上以此取下之材，何為者哉？為其能達聖賢之微言大義也。為其能識古今之事變形勢也，為其能知所以厚民生正民德之方也。若夫雕繪藻采以娛悅耳目，則誠不如歌舞博奕之可樂也。乃不取其有濟世之用，而取其可為耳目之觀美，豈非處方用藥，專期適口之比歟？（卷 40，總頁 254b）

乃謂古文輔時及物，非屬技藝，不應以愉悅耳目為志，故標舉「知所以厚民生正民德之方」，文之攸關治生保民，《文醇》多選之。

1. 刪汰欣本選文

《文醇》之「醇」，意味精萃古雅。順此可試推想，欣本大量選文遭排除原因。

(1) 有害世教

歐文論「統」系列文章頗有觀察意義。歐陽脩撰〈正統論〉首創正統「絕」、「續」之說，主張歷代正統相承不絕是錯的，唐後即絕統，也對割據時代存在事實有了彈性解釋。但儲欣評〈正統論下〉：

正統有絕有續，可謂思精而論篤矣。四條舌戰縱橫錚錚。⁵⁵

⁵⁵ 清·儲欣：《唐宋十大家全集錄》，收入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 405 集，總頁 15。

顯示儲欣稱美作者論述細密，但其立說未必認同。歐陽脩〈正統論上〉：「自漢而下，至於西晉，又推而下之，為宋、齊、梁、陳。自唐而上，至於後魏，又推而上之，則為夷狄。其帝王之理舛，而始終之際不明，由是學者疑焉，而是非又多不公。」對此，儲欣下一眉批：「此歐陽偏見。」⁵⁶儲欣寫過六篇〈正統論〉，如〈正統論三〉云：

吾論統，勿務以正參之，如秦、如隋、如晉武，吾與之可矣；吾論正，勿務以統參之，如晉之東，宋之南，吾與之可矣，惟兼而言之，則得之者希。⁵⁷

因孔孟不言正統，儲欣視為後人無端自擾，拆出「正」為主觀認定，「統」則屬客觀事實，易相衝突，毋須概以「正統」強判。儲欣儘管質疑作者，因重視技法，無礙於選文。弘曆則從欣本刪去此文，恐與內容不醇有關，〈命館臣錄存楊維禎〈正統辨〉論〉可為證：

夫正統者，繼前統受新命也，……宋雖稱侄於金，而其所承者，究仍北宋之正統，遼、金不得攘而有之也。……我朝為明復仇討賊，定鼎中原，合一海宇，為自古得天下最正。……然館臣之刪楊維禎〈正統辨〉者，其意蓋以金為滿洲，欲令承遼之統，故曲為之說耳。不知遼、金皆自起北方，本無所承繼，非若宋元之相承遞，及為中華之主也。……並將此論各載卷首，以昭天命人心之正，以存春秋綱目之義。⁵⁸

弘曆正統觀異於歐陽脩、儲欣。主張明承元，元承宋，而清王朝承自明朝正統，乃因特殊身分，跳出華夷之辨。即使少數民族，能為中華之主，即是天命所歸之大一統。

〈朋黨論〉更為明顯，儲欣評云：

朋黨二字，豈可施之君子哉？永叔獨謂「小人無朋，惟君子有之」，是翻案文字，亦其開導人主，不得已而出于此也。前半正意已盡，後只博引以足之，是一做法。⁵⁹

⁵⁶ 清·儲欣：《唐宋十大家全集錄》，收入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405集，總頁11。

⁵⁷ 清·儲欣：《在陸草堂文集》，收入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259冊（臺南：莊嚴文化，1997年），卷399。

⁵⁸ 清·清高宗：《御製文集·二集》，收錄於清·紀昀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01冊，卷8，頁3b-4a。

⁵⁹ 清·儲欣：《唐宋十大家全集錄·六一居士全集錄》，收入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405集，卷1，總頁19。

儲欣仍因篇法評選此文。弘曆刪文之餘，藉蘇軾〈續歐陽子朋黨論〉匡正之：

歐陽修作〈朋黨論〉……蓋謂小人之交，必以爭利而壞；而君子之交，必以義合而成，徒欲矯當時之謬論，動人主之傾聽，而不自知其言之有弊也。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吾世宗憲皇帝作〈朋黨論〉深斥其非，夫豈不知修之意非欲為朋黨哉！特以其激烈過當之言，足使讀者誤會，而小人無朋之朋，方將藉口於修以亂黑白。蓋凡所以斥修者，正修言外之意，所欲表襮於後世而未能者也。軾殆亦有疑於其師之言，義未圓足而不可為訓，故為此〈續論〉歟？（卷42，總頁269b）

批評歐文陳義過高，易使小人藉口於朋，怙黨護短。又引雍正帝〈朋黨論〉為誠，朋黨難免徇私，君臣便難同心。可知，歐陽脩正統觀念，有害於治，故弘曆視為詭道之文。類推之，〈正統論上〉、〈正統論下〉、〈春秋論上〉、〈春秋論中〉、〈春秋論下〉、〈春秋或問〉、〈縱囚論〉等有關政教文章，欣本皆錄，《文醇》盡刪之因，都能從政統焦慮梳理線索。

(2) 維護古文地位

儲欣評歐陽脩〈有美堂記〉：

有美堂為天下遊觀第一，而議論層折得力，在數虛字亦最利舉業家。⁶⁰

儲欣揭文中於、而、然、夫、蓋、惟、獨等虛詞，造就文章層次轉折效果，毫不遮掩其舉業目的，弘曆不選。又如〈相州畫錦堂記〉，儲欣評：

太近人矣，然氣調員美，最利時文。⁶¹

雖非儲欣所鍾，卻因有利時文而選，《文醇》亦刪之。又如儲欣評韓愈〈與于襄陽書〉：「此書前半為做八股用，爛其擗扯，不壞處轉在後半篇。」⁶²評蘇軾〈形勢不如德論〉：「兩扇

⁶⁰ 清·儲欣：《唐宋十大家全集錄》，收入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405集，總頁128。

⁶¹ 清·儲欣：《唐宋十大家全集錄》，收入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405集，總頁129。

⁶² 清·儲欣：《唐宋十大家全集錄》，收入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404集，卷3，總頁327。

值似今所謂時文者，然安得此等筆材，移而借之時文哉？明三百年獨一王文恪近之。」⁶³
上述名篇均以時文作法批選，《文醇》一概刪除，可推想弘曆顧忌其射利用途。

蘇轍〈臣事策第一道〉為例外，弘曆釋之：

顧學者多讀其場屋之文，發為議論，每華而不實。宋儒因謂兩蘇學本縱橫家，徒觀此等文字，其言亦甚似而幾矣。選中並不錄，唯此篇論權臣、重臣，分割確切，有補治道，故存之。（卷 51，總頁 325b）

三蘇文氣縱橫，為舉子所愛，弘曆多顧慮。其實制藝之設，無非揚榷大義，或推廣事理，不須株守格套，餽釘堆砌。雖然出例，卻是醇文，有導揚科場文風之效。

四、以文教佐太平：《文醇》隱含讀者與政統傾向

弘曆稽士人心跡，考施政得失，對話之「讀者」似更廣泛，尤有志於仕者。

（一）借《文醇》楷模多士，行皇權壟斷真理

清代好講唐宋古文，與官方意識有關，館臣說：

古文一脈，自明代膚濫於七子，纖佻於三袁，至啟禎而極敝。國初風氣還淳，一時學者始復講唐宋以來之矩矱。⁶⁴

清人常斥明代學術，尤譏晚明，故上眺唐宋。弘曆〈南宋總論〉云：「漢、唐、宋為三代以下享國長久之朝，漢、唐立國強盛過於有宋，而宋及末運，全節死義之士遠過於漢、唐者，則又祖宗之餘澤，與周、程、張、朱講明正學之功也。嗚呼！誰謂德教學術非治天下

⁶³ 清·儲欣：《唐宋十大家全集錄》，收入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 405 集，總頁 337。

⁶⁴ 清·紀昀等著：《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 173，頁 2343。

之大本乎？」⁶⁵漢、唐、宋三世德教學術隆興，國祚長久，最受弘曆關注。古文與國運氣脈尤通，弘曆評〈館閣送錢純老知婺州詩序〉：

作在新法未行之先。太平館閣，人物風雅，委蛇委蛇，美矣盛矣，所為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者歟！（卷 55，總頁 354b）

此固茅本「文特以道相盛衰」，⁶⁶弘曆評〈晁繹先生詩集序〉推闡愈明：

嘗考列代興國之初，其為文字，大抵惛惛無華，……是以昔之人，每謂文運與國運相維繫。……夫世之治也，其士大夫興於行，恥於空言無實之名，悅於和平樂易光明正大之氣象，故其為文，寫其心聲，亦必類之。及其衰也，其士大夫不恥無行，而樂於空言無實之名，不自知其入於險詖側媚，猖狂恣睢之氣象。故其為文，雖若超然出於形器之表，而實蕩然無復規矩之存。是蓋生於人心，而後發於文字，實國政之得失，能損益乎文字，而非文字之得失，能損益乎國政也。（卷 40，總頁 255b）

蘇軾謂宋世漸趨崇虛索渺，弘曆料為新學黨爭所害。國政牽動人心，士大夫無行，其文便映衰世氣象。依弘曆文治理路，敕編《文醇》首要目的並非改革文風，乃藉發揚義理，輔助治理，理想文風水到渠成。康熙帝早已深諳學術與政治唇齒相依。《日講四書解義·序》云：

孔子以生民未有之聖，與列國君、大夫及門弟子論政與學，天德王道之全，修己治人之要，具在《論語》一書。《學》、《庸》皆孔子之傳，而曾子、子思獨得其宗。……道統在是，治統亦在是矣。⁶⁷

崇儒為治國之準，實是結合道、治之皇權運作，敕編圖書，即是壟斷真理。吳承學等人說：

⁶⁵ 清·清高宗：《御製樂善堂全集定本》，收入清·紀昀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300 冊，卷 6，頁 13b-14a。

⁶⁶ 明·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原敘》，收入清·紀昀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383 冊，頁 2b。

⁶⁷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整理：《康熙起居注》第 1 冊（北京：中華書局，1984 年），頁 339-340。

清代的皇帝不同，他們以極高的熱情和興趣直接參與文學批評活動。……這些選本即批評，不僅對歷代詩文作了總結，也對當時的詩文創作起了非常重要的導向作用。⁶⁸

弘曆承繼康熙文治政策，由「淵鑒」到「文醇」，更熱衷於文學批評，積極主導選本編著工程，導正世風、學風，乃至文風。所以弘曆甫即位（1736），躬親聽斷，詔令方苞編修《欽定四書文》，乾隆三年再頒行《文醇》，雷厲風行：

皇上復申明「清真雅正」之訓，是編所錄，一一仰稟聖裁，大抵皆詞達理醇，可以傳世行遠。……時文選本汗牛充棟，今悉斥不錄，惟恭錄是編，以為士林之標準。⁶⁹

予選《唐宋文醇》，依儲欣例，於唐韓柳外，增李翱、孫樵兩家，讀書稽古者以《文醇》為專家定本，而參之《文粹》以博其趣，庶幾可乎。⁷⁰

《欽定四書文》代表「時文」之「士林標準」，《文醇》代表「古文」之「專家定本」，用皇權建構二套文章準則，雙管齊下，可見弘曆縝密之統御用心。吳榮光（1773-1843）《吾學錄初編》說：

凡御纂諸書，頒發直省，依式鋟板流傳，並分給各學存貯尊經閣，俾士子咸資誦習，書坊賈肆願行刊印者，聽其頒行。⁷¹

《文醇》影響廣泛，各省士子皆囊括在內，據昭槤（1776-1833）《嘯亭續錄》〈本朝欽定諸書〉條：

列聖萬幾之暇，乙覽經史，爰命儒臣，選擇簡編，親為裁定，頒行儒宮，以為士子仿模規範，實為萬目之巨觀也。⁷²

⁶⁸ 吳承學、曹虹、蔣寅：〈一個期待關注的學術領域——明清詩文研究三人談〉，《文學遺產》1994年第4期（1994年7月），頁12。

⁶⁹ 清·紀昀等著：《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欽定四書文提要》，卷190，頁2660。

⁷⁰ 清·慶桂著：《國朝宮史續編》（清嘉慶十一年內府抄本，清），卷79，頁13a。

⁷¹ 清·吳榮光：《吾學錄初編》，收入《四部備要》第318冊（臺北：中華書局，1971年），卷4，頁5b。

⁷² 清·昭槤：《嘯亭雜錄·續錄》（臺北：廣文書局，1986年），卷1，頁16上。

《文醇》頒行於官學，作為仿寫軌範，更易傳播政教思想。乾隆三十四年（1769），陳宏謀（1696-1771）有捐刊《文醇》之舉：

粵西僻在天末，書籍罕至，士子惟誦習詞章，而明晰經義者殊鮮。府君捐刊選《唐宋文醇》、《詩醇》及《十三經注解》、《通鑒綱目》、《通志》、《通典》、《文獻通考》，……分置粵中七十二學，並八書院中，以供士子講讀。⁷³

可見《文醇》也是地方官吏推廣教育之主要讀本。又據《科場條例》：

乾隆二十七年，……應將鄉、會兩試需用各書彙列清單，就武英殿請領內府官本鈐用該衙門印信，備貯應用，該管官前後檢明，入冊交代。欽此。隨頒發京闈場。《周易折中》、《書經傳說》、《彙纂詩經傳說》、《彙纂春秋傳說》、《彙纂三禮義疏》、《性理精義》、《資治通鑑綱目》、《康熙字典》、《古文淵鑒》、《唐宋文醇》、《唐宋詩醇》、《淵鑒類函》、《佩文韻府》、《佩文詩韻》、《十三經註疏》、《文獻通考》、《史記》、《前漢書》、《後漢書》、五經、四書倣刻宋版四書各一部。⁷⁴

《文醇》入列鄉、會兩試需用書單，對舉子至關重要。例如，乾隆 45 年（1780），江南鄉試策問五首之二云：「聖心諄切，復欽定《唐宋文醇》、《唐宋詩醇》，頒於黌序，俾由此學古深造，以上通乎四子六經，且非徒大正其科舉之業。……深言《文醇》、《詩醇》諸家之所得者若何」，⁷⁵《文醇》既成策問試題，其典範地位便推至高峰。乾隆朝選家高塘〈歸餘鈔序〉云：

聖祖仁皇帝《古文淵鑒》、《御選唐宋文醇》頒發學宮，楷模多士，固已集古今之大成，前諸鈔咸藉以取法焉。其文增減不一，其批加詳，便初學也。⁷⁶

⁷³ 清·陳鍾珂編：《先文恭公年譜》（清刻本，清），卷 12，頁 24a。

⁷⁴ 清·杜受田等修，英匯等纂：《欽定科場條例》，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 830 冊，卷 43，頁 308。

⁷⁵ 清·錢載：《韋石齋文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第 314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卷 4，頁 11。

⁷⁶ 清·高塘：《歸餘鈔》（清乾隆五十三年廣郡永邑培元堂刊本，清），頁 1。

高序透露二重現象：一是帝王選本傳播力量更強更遠。其次，《文醇》對清代古文選本也有影響。

總此，弘曆挾御選優勢，刊布《文醇》，受眾廣泛，弘曆曾聲稱：「以文教佐太平。」⁷⁷《文醇》除穩固古文統緒，更是道統、治統所在，舉國智識份子皆已在讀者之囿。

（二）綱紀焦灼：形塑士人理想形象

弘曆認定古文是明天理、敘人倫，撰〈讀書以明理為先論〉進而聯繫二者：

所謂明理者，明其所當然與其所以然。所當然者，父子當親，君臣當義，夫婦當別，長幼當序，朋友當信之謂也；所以然者，父之所以慈，子之所以孝，君之所以仁，臣之所以忠，夫之所以率，婦之所以從，長之所以愛，幼之所以恭，朋友之所以責善輔仁之謂也。⁷⁸

弘曆特將「理」限縮於倫理，人倫即天理，於是君臣倫常稱為定理，為皇權與綱紀提供有力支撐，《文醇》即以君臣大義為詮釋理路。

首先，弘曆選〈原毀〉為《文醇》首冠，迥異於其他選本之〈原道〉或〈諫迎佛骨表〉。弘曆評：

《語》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記》曰：「君子不以其所能者病人，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是故聖人之制行也，不制以己，使民有所勸勉愧恥，以行其言。」昌黎作〈原毀〉，其言古之君子者，蓋本諸此也。宋范忠宣謂：「以責人之心責己，以恕己之心恕人。」張橫渠又謂：「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則又出於昌黎，而鼻祖於《禮記》孔子之語。……天下國家不可以獨理，而必期於舜、周公其人，然後與共理，則將曠世無一人而不可得而待故也。且也寸澁尺澤與渤澥之水無差，部婁蟻封與泰華之土奚別，積水成海，積土成嶽，一人之小

⁷⁷ 清·清高宗：《皇朝文獻通考》，收入清·紀昀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32冊，卷47，頁6b。

⁷⁸ 文末尚有後記：「皇父駕臨上書房，親灑宸翰，恩賜御聯，題曰『立身以至誠為本，讀書以明理為先。』余兄弟盥手祇領，謹懸座右，爰以寶訓。」可知明理立誠為庭訓，不可或忘。清·清高宗：《御製樂善堂全集定本》，收入清·紀昀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00冊，卷1，頁3a-3b。

仁小義、小材小藝，足以治一事、理一邑，迨其眾也，萬事治，天下理，則舜、周公之仁義材藝，固無以加，斯正舜、周公之所以為舜、周公也。於戲！由乎無己者，天下萬世靡所不已，而又奚毀焉？（卷1，總頁1b）

《文醇》藉〈原毀〉開宗明義，旨在端正士人品格形象。弘曆為治統預設前提：天下國家不可獨理，有賴各人安分守己，推己及人，於是「萬事治，天下理」，型塑士風遂為詮釋徑路，指向國家秩序。

1. 能臣良吏：關切吏治民生

弘曆作文常見仁愛精神，〈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云：

「民為邦本，食乃民天，菽粟如水火。」斯民敦禮讓之習，戶有盈寧之象，仁風於是乎興矣。然菽粟全賴天時，而天時則不可保其必然。聖人之使有菽粟如水火，亦惟盡人事以贊天功耳，恐無所出也；教民耕種，恐無所餘也；教民積貯。凡所為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者，何一非使菽粟如水火之道哉？今天下幅員日廣，生齒日繁，一有水旱，饑荒立告，此皆不能使菽粟如水火之故也。吾君臣宜共留意焉。⁷⁹

明亡殷鑑不遠，弘曆格外關注吏治民生，隨時牽繫王朝興亡。評孫樵〈書何易于〉：

後半首設為問答語，曲盡不學無術之大吏，所以考課屬員之情狀，膺封疆民社寄者，當家置一通於座右。……朱新仲曰「樵乃過湜，如〈書何易于〉、〈褒城驛壁〉、〈田將軍邊事〉、〈復佛寺奏〉皆謹嚴，得史法，有裨治道。」（卷21，總頁130b）

此文後半與民問答，弘曆稍涉文訣，旨在揪出縣令考核常依稅收、捕盜數量，甚至攀附關係，但何易于任益昌令勤政親民，出俸濟弱，且問民得失，由是任內無盜，民不知役，「績效」自然不高。弘曆對話讀者顯然是地方長官，籲其置文座右，使不辜負廉能僚屬。

對不適任官吏，弘曆也借柳宗元〈捕蛇者說〉痛責：

⁷⁹ 清·清高宗：《御製文集·初集》，收入清·紀昀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01冊，卷1，頁3a-3b。

文本〈檀弓〉「苛政猛於虎」意，當時賦役之煩重可以想見。至悍吏之來吾鄉」一段，摹寫尤精。蓋百姓征求之苦，困於守令者什之三，困於胥吏者什之七。朝廷雖寬租減稅，視民如子，而守令不才，德意不下逮。四境之內，保無有吏虎而冠者叫囂乎東西，隳突乎南北耶！為大吏者，急當三復斯文。（卷 11，總頁 70b）

弘曆在位，逾三億人口，深知基層不安將成亂源，故借古論今，疾呼「急當三復斯文！」讀者換成酷吏，籲以仁政惠民。

十家中，弘曆最憐憫柳宗元。評〈答元饒州論政理書〉云：

宗元實能臣，其有德於柳民實厚，心既豈弟而才又足以達之，死而為靈，以食其土，不虛也。（卷 13，總頁 83b）

語多維護，又評〈晉文公問守原議〉：「宦寺之禍，列代覆轍相尋。……雖然，考其時，宦官既掌禁旅，復監天下軍，叔文輩欲一旦盡解其兵柄，還之朝廷，其意非不善也。」（卷 11，總頁 69b）弘曆考其初衷，乃欲匡正宦官亂政，殆無私利。評〈乞巧文〉：「人病宗元以巧進被謫，而作〈乞巧文〉，自謂抱拙終身。考諸史傳，其為人蓋喜立事、急功名，以至於敗，非為機變之巧者也。如為陽城作〈遺愛碣〉及與〈太學諸生書〉，此豈巧人所肯為耶？」（卷 18，總頁 116a）推敲諸文，弘曆不責以巧夫，而視之能臣，顯以人主姿態標高其施澤於民，展現其惜才仁民。

2. 忠臣：有裨君臣大義

韓愈乞仕文章兼有毀譽，弘曆辨其公心。評〈上宰相書〉：

唐時士子不恥自薦，斯文固是昌黎少作，然說《詩》義極湛深，其道先王興賢育才之意甚明切。宰相而能如是，可謂舉職矣。傳所為其自為謀也，則過矣。其為人謀則忠，故不與他書並刪焉。（卷 3，總頁 16b）

韓愈湛於經學，引〈小雅·菁菁者莪〉申其興賢育才，故弘曆獨排眾議，表彰韓愈之忠悃。又評〈魏博節度觀察使沂國公先廟碑銘〉：

唐自安史之亂，河南北諸軍陽服實叛，王室僅為守府。而弘正父子祖孫三世，嶄然泥而不滓，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不濟，則以死繼之，以垂光於青史。良不愧昌黎「世忠孝」一語也。（卷3，總頁16b）

弘曆借文昂勉生為忠臣，死為義士之舉，有利鼓吹名教。評孫樵〈讀開元雜報〉更云：

君子在廊廟之上則憂其民，在江湖之間則憂其君。讀樵此文，忠愛之意溢於毫楮，可尚也。其繪開元大中政治盛衰之殊，致千載而下，令人慨然。（卷18，總頁113b）

讀報是關心社會方式之一。孫樵偶得唐開元年間刊布朝政消息報紙，因中晚唐苦於藩鎮之禍，士人多嚮往國家中興，孫樵尤感激憤，漫數開元君臣事，展現忠貞愛國，弘曆深為動容。

君臣的完美互動模式為何？弘曆借〈論選皇子疏〉發揮：

宋仁宗之不輕擇嗣，豈為一己之私哉！然當日宰執臺諫侍從之臣，交章敦勸，而歐陽修此文，益復情致纏綿，忠愛悱惻，抑何社稷臣之多也。仁宗崩年止五十耳，修疏上正仁宗富於春秋之年，而修言之無忌，仁宗聽之無恨，君臣之間美千古矣！豈非兩人皆止知有宗廟社稷蒼生，而不知有己者乎！（卷27，總頁171b）

仁宗與歐陽脩為「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之表率，大公無私，乃弘曆理想之君臣關係。其實弘曆重視君臣倫理，也透露對綱紀之戒慎，故評韓愈〈雜說二〉云：「韓子可謂明於《易》而達於治天下之要者歟！」值得注意，弘曆約莫50歲後，又作〈讀韓昌黎〈雜說〉〉，對政統之焦灼感已表露無遺：

其第二篇論善醫善計者之察脈理，審紀綱，而歸要於「憂其所可恃，懼其所可矜」，所以告後世以憂盛危明，三致意焉。予向選《文醇》固已申論其義，而題之殿壁矣。獨所云「不恃天下之安危，而察紀綱之理亂」二語，所謂盡美而有未盡善，昌黎蓋未之深思也。……蓋紀綱在人主一心，一念敬即紀綱理，一念怠即紀綱亂，天下之

安危於是乎繫，而豈繫眾建諸侯之云乎？昌黎所謂知其一，未知其二，予故敘而論之。⁸⁰

韓愈以中醫察脈喻綱紀之要緊，原先深得弘曆認可，且題「憂其所可恃，懼其所可矜」一聯於養心殿，君臣共鑒。評語後來轉向，可見雖仍勤政理國，但是統治焦慮持續加重，終致乾綱獨攬，威柄不移，而《文醇》已現端倪。

五、結語

以唐宋八家文為主之古文選本，賡續至清代康、乾盛世，蔚為大觀，因選家文學觀及其意識型態，不斷重塑古文價值。清廷的立場與介入，亟待抉發。前行研究薄弱之《御選唐宋文醇》無疑是絕佳觀察對象。館臣為《文醇》提要云：

茅坤等管蠡之見，烏足仰測聖人之權衡哉！⁸¹

已見「聖裁」之意。清自康熙乾三世以來，遵孔崇儒，醇雅文風漸興，弘曆以「文醇」為題，也更明確以醇雅為尚，其所代表官方立場如何「糾繆」前行選本流弊，並「示範」古文詮解徑路？似是頗受冷落而重要之議題。

通過本文討論，已能解答上述問題。唐宋古文有義有法，多數選本因用於射利舉業，勾畫文法，確將義理拘牽割裂，儲欣《全集錄》雖欲大破大立，仍屬「技術」之學。弘曆遂對欣本大力刪改，頒行《文醇》以撥亂反正，力圖取代茅、儲地位，讓古文回到古其理、高其意之正軌，標舉辭達理詣，有裨世用之文，於是提出「序而達，達而有物」之寫作規範，因關乎作者之學術性情，文心成為審視醇文主要依據。緣此，弘曆依賴以意逆志為基本詮文路徑，以綰合六經為批評策略，針對唐宋十大家，重新框定唐宋範文。透過比對欣本，弘曆的確矯治以往選本流弊與瑣碎樣態，極力彰顯唐宋文家根柢經史，通經致用的本來意義，因而針對欣本礙於世教，或為時文謀計之選文或評語，盡皆刪抹。不難理解，弘曆《文醇》並不附和欣本，否則只是再替留心技術層面之選本「背書」，再者，若以「御

⁸⁰ 清·清高宗：《御製文集·二集》，收入清·紀昀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01冊，卷34，頁4a-4b。

⁸¹ 清·紀昀等著：《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190，頁2659。

選」權威增重欣本聲勢，則本末倒置。弘曆評文重在推闡義理，發揮世用，展現《文醇》二大獨特處：一、以經義疏通文意，使作者立言之旨，曉然易見，但也借題發揮，力圖啟人思致，故詳訓累幅，打破評點尋常體例，既示範古文選本作法，也獨樹一格。二、弘曆講究文心，故《文醇》經常形塑之士人品格，能臣良吏與憂國忠臣二種具體形象尤其清晰，除展現皇帝之仁心仁政，實際也借《文醇》楷模文士，便從文統上升至道統，再藉道統擁護治統，與帝王意識形態呼應，儼然一部馭臣之書。故《文醇》預設讀者不止於古文圈，也涵蓋天下仕人，流露了弘曆初即帝位之倫理焦慮。總之，透過本文探討，大抵理解弘曆之經世實學如何實踐在唐宋古文批評，也掌握《文醇》生成背景、批評特色，以及隱含的政統意義。

徵引文獻

古籍

- 漢·毛亨 MAO, HENG 傳，漢·鄭玄 ZHENG, XUAN 箋，唐·孔穎達 KONG, YING-DA 疏，唐·陸德明 LU, DE-MING 音義：《毛詩注疏》*Shi Jing Zhu Shu*，收入於清·紀昀 JI, YUN 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Ying Yin 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第 69 冊（臺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1983-1986 年）。
- 唐·韓愈著 HAN, YU，清·馬其昶 MA, QI-CHANG 校注：《韓昌黎文集校注》*Han Chang Li Wen Ji Xiao Zhu*（土城 Tucheng：頂淵文化 Ding Yuan Wen Hua Press，2005 年）。
- 明·吳應箕 WU, YING-JI：《樓山堂集》*Lou Shan Tang Ji*，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 Xu Xiu Si Ku Quan Shu Compilation and Editing Committee 編：《續修四庫全書》*Xu Xiu Si Ku Quan Shu* 第 1388 冊（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1995 年）。
- 明·茅坤 MAO, KUN：《唐宋八大家文鈔》*Tang Song Ba Da Jia Wen Chao*，收入清·紀昀 JI, YUN 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Ying Yin 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第 589 冊（臺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1983-1986 年）。
- 明·茅坤 MAO, KUN：《茅鹿門文集》*Mao Lu Men Wen Ji*，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 Xu Xiu Si Ku Quan Shu Compilation and Editing Committee 編：《續修四庫全書》*Xu Xiu Si Ku Quan Shu* 第 1345 冊（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1995 年）。
- 清·王夫之 WANG FU-ZHI：《薑齋詩話》*Jiang Zhai Shi Hua*（北京 Beijing：人民文學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1961 年）。
- 清·王先謙 WANG, XIAN-QIAN：《莊子集解》*Zhuang Zi Ji Jie*（臺北 Taipei：世界書局 World Journal Bookstore Press，1972 年）。
- 清·方苞 FANG, BAO：《欽定四書文》*Qin Ding Si Shu Wen*，收錄於清·紀昀 JI, YUN 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Ying Yin 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第 1451 冊（臺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1983-1986 年）。
- 清·方苞 FANG, BAO：《望溪先生文集》*Wang Xi Xian Sheng Wen Ji*，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 Xu Xiu Si Ku Quan Shu Compilation and Editing Committee 編：《續修四庫全書》*Xu Xiu Si Ku Quan Shu* 第 1420 冊（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1995 年）。
- 清·永瑤 YONG, RONG 等：《四庫全書簡明目錄》*Si Ku Quan Shu Jian Ming Mu Lu*（臺北 Taipei：

- 河洛圖書出版社 Hellow Books Press，1985 年）。
- 清・吳榮光 WU, RONG-GUANG：《吾學錄初編》*Wu Xue Lu Chu Bian*，收入《四部備要》*Si Bu Bei Yao* 第 318 冊（臺北 Taipei：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1971 年）。
- 清・李云程 LI, YUN-CHENG 編，蒙木 MENG, MU 點校：《古文筆法百篇》*Gu Wen Bi Fa Bai Pian*（北京 Beijing：北京出版社 Beijing Publishing House，2018 年）。
- 清・李元度 LI, YUAN-DU 輯：《國朝先正事略》*Guo Chao Xian Zheng Shi Lue*（清同治八年循陔草堂刻本，清）。
- 清・杜受田 DU, SHOU-TIAN 等修，英匯 YING, HUI 等纂：《欽定科場條例》*Qin Ding Ke Chang Tiao Li*，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 Xu Xiu Si Ku Quan Shu Compilation and Editing Committee 編：《續修四庫全書》*Xu Xiu Si Ku Quan Shu* 史部第 830 冊（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2002 年）。
- 清・紀昀 JI, YUN 等著：《欽定四庫全書總目》*Qin Ding Si Ku Quan Shu Zong Mu*（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1997 年）。
- 清・昭槤 ZHAO, LIAN：《嘯亭雜錄》*Xiao Ting Za Lu*（臺北 Taipei：廣文書局 Kwangwen Book Company，1986 年）。
- 清・袁枚 TUAN, MEI：《小倉山房詩文集》*Xiao Cang Shan Fang Shi Wen Ji*（清乾隆嘉慶間刊本，清）。
- 清・高嵎 KAO, DANG：《歸餘鈔》*Gui Yu Chao*（清乾隆五十三年廣郡永邑培元堂刊本，清）。
- 清・張伯行 ZHANG, BO-XING 選編：《唐宋八大家文鈔》*Tang Song Ba Da Jia Wen Chao*（上海 Shanghai：上海世紀 Shanghai Century Publishing Co.,Ltd.，2007 年）。
- 清・清高宗 QING, GAO-ZONG：《皇朝文獻通考》*Huang Chao Wen Xian Tong Kao*，收入清・紀昀 JI, YUN 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Ying Yin 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第 632 冊（臺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1983-1986 年）。
- 清・清高宗 QING, GAO-ZONG：《唐宋文醇》*Tang Song Wen Chun*（臺北 Taipei：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1984 年）。
- 清・清高宗 QING, GAO-ZONG：《御製樂善堂全集定本》，收入清・紀昀 JI, YUN 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Ying Yin 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第 1300 冊（臺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1983-1986 年）。
- 清・清高宗 QING, GAO-ZONG：《御製文集》*Yu Zhi Wen Ji*，收入清・紀昀 JI, YUN 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Ying Yin 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第 1301 冊（臺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1983-1986 年）。

- 清·陳夢雷 CHEN, MENG-LEI：《古今圖書集成》*Gu Jin Tu Shu Ji Cheng*（臺北 Taipei：鼎文書局 Tingwen Book Company，1977 年）。
- 清·陳鍾珂 CHEN, ZHONG-KE：《先文恭公年譜》*Xian Wen Gong Gong Nian Pu*（清刻本，清）。
- 清·梁章鉅 LIANG, ZHANG-JU：《退菴隨筆》*Tui An Sui Bi*（臺北 Taipei：廣文書局 Kwangwen Book Company，1967 年）。
- 清·華希閔：《延緣閣集》，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 Si Ku Wei Shou Shu Ji Kan Compilation and Editing Committee 編：《四庫未收書輯刊》*Si Ku Wei Shou Shu Ji Kan* 第 9 輯第 17 冊（北京 Beijing：北京出版社 Beijing Publishing House，2000 年）。
- 清·董誥 Dong Jie 等：《高宗純皇帝實錄》*Gao Zong Chun Huang Di Shi Lu* 第 9 冊（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1985 年）。
- 清·廖燕 LIAO, YAN：《二十七松堂集》*Er Shi Qi Song Tang Ji*（臺北 Taipei：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 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Academia Sinica(Preparation Office，1995 年）。
- 清·蔡方炳 CAI, FANG-BING：《八大家文選》*Ba Da Jia Wen Xuan*（清康熙二十年吳郡寶翰樓文雅堂刊本，清）。
- 清·慶桂 QING, GUI：《國朝宮史續編》*Guo Chao Gong Shi Xu Bian*（清嘉慶十一年內府抄本，清）。
- 清·錢載 QIANZAI, ZAI：《籀石齋文集》*Tuo Shi Zhai Wen Ji*，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 Qing Dai Shi Wen Ji Hui Bian Compilation and Editing Committee 編：《清代詩文集彙編》*Qing Dai Shi Wen Ji Hui Bian* 第 314 冊（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2010 年）。
- 清·儲欣 CHU, XIN：《在陸草堂文集》*Zai Lu Cao Tang Wen Ji*，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 Si Ku Quan Shu Cun Mu Cong Shu Compilation and Editing Committee 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Si Ku Quan Shu Cun Mu Cong Shu* 集部第 259 冊（臺南 Tainan：莊嚴文化 Solemn Culture Business Co., Ltd.，1997 年）。
- 清·儲欣 CHU, XIN：《唐宋十大家全集錄》*Tang Song Shi Da Jia Quan Ji Lu*，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 Si Ku Quan Shu Cun Mu Cong Shu Compilation and Editing Committee 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Si Ku Quan Shu Cun Mu Cong Shu* 第 404-405 集（臺南 Tainan：莊嚴文化 Solemn Culture Business Co., Ltd.，1997 年）。
- 清·魏禧 WEI, XI 撰，胡守仁 HU SHOU-REN 等點校：《魏叔子文集》*Wei Shu Zi Wen Ji*（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2003 年）。

近人論著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 The First Historical Archives of China 整理：《康熙起居注》*Kang Xi Qi Ju Zhu* 第1冊（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1984年）。

付瓊 FU, QIONG：《茅坤《唐宋八大家文抄》與明末賡續本考錄》*Mao Kun Tang Song Ba Da Jia Wen Chao Yu Ming Mo Geng Xu Ben Kao Lu*（杭州 Hangzhou：浙江大學 Zhejiang University，2017年）。

朱彭壽 ZHU, PENG-SHOU 撰，何雙生 HE, SHUANG-SHENG 整理：《安樂康平室隨筆》*An Le Kang Ping Shi Sui Bi*（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1982年）。

吳承學 WU, CHENG-XUE、曹虹 CAO, HONG、蔣寅 JIANG, YIN：〈一個期待關注的學術領域——明清詩文研究三人談〉“An academic field to look forward to：Three Discussions on Poetry and Prose Research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文學遺產》*Literary Heritage*1994年第4期（1994年7月），頁1-16。

李靚 LI, JING：《乾隆文學思想研究——以醇雅觀為中心》*Research on Qianlong's Literary Thought: Centering on the Concept of Mellow and Elegant*（北京 Beijing：中央民族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博士論文 PhD thesis, School of Literature,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2013年）。

孫琴安 SUN, QIN-AN：《中國評點文學史》*Zhong Guo Ping Dian Wen Xue Shi*（上海 Shanghai：上海社會科學院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1999年）。

馬清福 MA, QING-FU 主編，甫之 FU, ZHI 等注：《唐宋文醇》*Tang Song Wen Chun*（瀋陽 Shenyang：春風文藝出版社 Chunfeng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1995年）。

曾守正 ZENG, SHOU-ZHENG：〈複述與新塑：《四庫全書總目》「總集類」清帝御定書〈提要〉的文學思想〉“Thought of Literature in Documentations of Si Ku Quan Shu Zongmu, Zong Ji Lei, Assigned by the Emperors of Ching Dynasty”，《書目季刊》*Bibliography Quarterly* 第41卷第2期（2007年9月），頁67-88。DOI：10.6203/BQ.2007.9.41.2.03。

舒蕪 Shu, Wu 等編選：《近代文論選》*Jin Dai Wen Lun Xuan*（北京 Beijing：人民文學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1959年）。

儲壽平 CHU, SHOU-PING 等纂修：《豐義儲氏分支譜》*Feng Yi Chu Shi Fen Zhi Pu*（北京 Beijing：北京燕山出版社 Beijing Yanshan Publishing House，2006年）。

**Correction and Demonstration: Discussing the Acceptance/
Reje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Imperial Selection of
the Mellow Writings of the Tang and the Song Dynasties* by
Emperor Qianlong to *Collections of Ten Great Prose
Masters of the Tang and Song* by Chuxin**

CHUNG, CHIH-WEI

(Received October 19, 2020 ; Accepted February 19, 2021)

Abstract

The Eight Great Prose Masters of the Tang and Song were the model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 However, following the abuses of *Collections of Eight Great Prose Masters of the Tang and Song* by Maokun as well as its extended collection works, their value and positioning have been challenged. During Kangxi's period, Chuxin's *Total Collections of Ten Great Prose Masters of the Tang and Song* was adopted as a first collection work to break the framework set by Maokun, in which the scholars were the focus, marking the argument towards it in early Qing Dynasty. How the court intervened and responded was decisive to the later direction of policies and literature, and therefore it was an essential issue. As a result, *The Imperial Selection of the Mellow Writings of the Tang and the Song Dynasties* by Emperor Qianlong is a quite excellent observation target. Improving Chuxin's collection, Qianlong corrected its long-term abuses, which received rare notice. In this article, the forming background of the *Evaluation* was discussed, discovering the Emperor's critics to the traditional

literature as well as his perspective that fitted scriptural conceptions and universal uses. Secondly, the acceptance/rejection and re-discussion of *Evaluation to Total Collections* was explored, highlighting Qialong's taste of the collection and emphasizing the contemporary values of traditional literature works during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In addition, Qialong intended to use the literatures as the tool to have an insight to the forefathers, modeling the images of "virtuous officials" and "loyal servants;" this also expressed the monarch's anxiety towards law and order and his actions of exerting powers of stabilizing his regime.

Keywords: The Qianlong Emperor, *The Imperial Selection of the Mellow Writings of the Tang and the Song Dynasties*, Chu Xin, ancient chinese prose, Anthology

